



扫码上封面新闻，阅读更多地方法志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彭县书院，笔者现仅见于明《成都府志》所载：县人刘玠即文昌祠为书院。至于彭州之书院始于何时，尚待考。九峰书院和凤楼书院则是创办于清代。九峰书院坐落于清代县城南门内，书院的前身是“彭门义学”，创办人为时任彭县知县许伯政。许伯政考察教育时，感叹彭人子弟“质颖敏而愿虚，类多良秀”“极思所以教之”。于是将学宫（今西华大学彭州校区）右旁的官地划拨，捐献五百余两白银建学校。到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春天方才建成。许县令亲笔题写了校名“彭门义学”。

义学，在清代一般为私学或称为学塾，而许县令所建立的彭门义学具有官学性质，地为官府土地，校为官建，非得于私人或公共场所。另从许县令碑文可知一二，“延邑之中之学优行端者为师，资以俸薪而诲子弟其中”，教师工资为官府供给，管理也为官府所经营。其规模也非私学所比，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，仅教室就有二十三间，还有其他附属设施和活动场所。

因许县令在彭的政绩昭然，被调京选用。彭门义学，在彭县继任者眼中都不以为然，未得重视。至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已有所破败。所幸，是年陕西人朱次臻任彭县令，此人“留心文教，乐育人才”，以恢复学校为己任。扩建工程于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夏天开始，是年冬月竣工落成。其规模较之彭门义学更大，附属设施、活动场所更为完备，分为两进，外宅“大门五楹，仪门三楹，旁列肆斋房二十楹；讲堂五楹”，内宅“门一座，又左右厢房之楹，上房五楹”，其余“灶舍茶房无不咸备，几案坐榻处处周全”。

为有备无患，避免走彭门义学前令修建、后任不修的的老路，“又设学田租石，岁作修补”费用。朱县令还为“悉贫民舍居之”的教育部门修建学署官衙，使“司铎”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）办公有所，居住有屋。学校完备尚待命，朱县令据依县境名山——九峰山取名“九峰书院”，使其学子树立“景仰仰止，登峰造极”的积极进取思想。

此后，“九峰书院”于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由县令朱琦曾修葺；五十三年（1788）由县令谢生晋曾修葺；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由县令王钟钫重建。王县令到任时的九峰书院已“榛莽满径，而弦诵无闻”。“室庐就圮，阜比难设”，呈现出荒草杂树遍地，房舍垮塌，没有老师讲学之地，也听不见读书声的荒凉景象。

王县令在叹责前任不负责行为的同时，决心重修。应乡绅耆老“请公项以资兴作”的请求，于当年秋天动工，冬月完成，历时三月余，一座崭新的书院又为学子们带来了新的希望，教学、生活设施一应“既完且整”。王县令为防止后任不修葺之后患，还特别在碑上刻记每年支拨修培金数额。至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时任县令毓庆因改修文庙，扩大规模，遂于右侧小南街（今南城小学）新修讲堂三间和生童斋舍二十间、厨房等生活设施。

九峰书院因其具有官学性质，经费来源、教师待遇和奖励机制都比较优越。乾隆时期的九峰书院，有水田旱地二百四十亩，山地一段，河坝一段，炭槽一座，并将各废寺房产拨归书院所有。年收租银十两，租米十九担，租谷一万三十担，钱六十九千四百文。掌教（院长）年束修银一百二十两，膳费钱六十千文，食米六石；生童膏火奖赏共米二十石，钱二十余千文。九峰书院在此后时期，有田三百三十亩，旱地一大段，年收租钱八百八十余千文。山长每年束修钱一百八十千文，聘金及贽敬、雨节钱各六千文，每月薪水钱七千文；月课文生超等六名，每名奖钱二千文；特等十名，每名奖钱一千文；童生超等十八名，每名奖钱一千六百文；特等二十二名，每名奖钱八百文。

在清代，除九峰书院外，还有晚于它近130年的凤楼书院，因时属东乡凤楼里故名。书院为私学性质，建在教家场（今教平镇），由本地乡绅粮商叶长高、叶湘、刘万全等捐献和募集资金兴建。每年延伸师束修银百两，学校管理由首倡其事的捐募者组成，首事会自行经理。礼聘彭县著名学者吕调阳为书院主讲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，书院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。

文字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九峰书院和凤楼书院

李镛一生喜好字画，收藏甚丰，其中包括大量名画。李镛藏有一本12开大的石涛《花卉册页》，价值不菲，爱不释手。石涛（1642—约1707），法名原济（又作元济），字石涛，号苦瓜和尚，被誉为“中国画一代宗师”。民国初年被四川大军阀王缵绪以大洋五千块强行买去，后来被四川维新名士杨啸谷带来的两名美教授以黄金二十条买走。虽然价格不低，王缵绪还是万分感叹“东西太可惜了，哪里去寻求第二本？”

又如王震（1720—1797），字子凝（又作紫凝、子冰），号蓬心（又作蓬薪、蓬樵），晚署老蓬仙。王震敏六世孙，王原祁曾孙。与王玖、王愫、王昱合称小四王。著有《绘林伐木》、《蓬心诗钞》，《寒林图》是其高龄七旬时临摹的一幅名画，纸本镜心，72×44公分，近三尺平。高善于1930年从李浣云后人手中得此画并在裱边题有长跋，后流传法国，曾被高价拍卖。

如《寒林图》一样，李镛的那些名贵字画多在他身后失散。作家李劫人1962年在给李镛的七孙子李西龄的回信中就说到李西龄托卖五幅字画，包括乾隆帝师张得天小品梅石条。此时的托卖不过是贱卖，要价才二十元，有意者只还价十五元。

李镛自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卸任南溪知县，从此定居成都。他结交各类朋友甚多，包括其时名噪西蜀的“五老七贤”。

《益州书画录·附录·宦游》云：“王永言，号咏斋，字东生。县籍不详。工小篆，能诗。与李浣云、邓奕潜交情甚笃，诗酒唱酬，几无虚日。”王永言乃李镛挚友李道江之岳父，邓奕潜则为李道江之岳父。邓奕潜是江苏无锡人，官蜀已久。他不仅擅长诗画，而且精通围棋。与鲍鼎、王存善、黄绍箕并列为清末民初四大围棋棋谱编撰家，其编撰的《奕斋奇集谱》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汇编，也是他若干围棋书之代表。

李镛结交名士，尽管多是传统保守的朋友，可是他也不排斥“另类人物”。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将吴虞，李镛父子几人与他诗词来往，过从甚密。《吴虞日记》中记叙着他与李镛父子的密切来往：

（丁巳一九一七年二月）十日星期（期）六晴。是日晤方和斋、李浣云、邓雨人、邹怀西、杨宝森、熊菊人、邓纯丰、钱叔元，谢保生诸人，碧秀演《拐魁》、《挡幽》、《桂香阁》三出，得赏二十六元，余亦賞梨园四元故也。

（丁巳一九一七年三月）四日星期（日）发玉叔、安澜信及词（前一日作《望乡人调》），并索方和斋、李浣云、李亮卿和。

（戊午一九一八年三月）二十八日星期（四）十六晴 折订《悼亡诗》。令老王送余啸风、刘培之、胡安澜、张星平、胡玉淑、胡玉津、杜柴扉、何雨辰、方鹤叟、李浣云、李澄波、唐特风、江子愚、张梦余、孙少荆、张幼鉴、王云裳、康千里处《悼亡诗》。

日记中多次提到的“方鹤叟”即是成都昔日著名的“五老七贤”之首方和斋，“方鹤”为“方鹤叟”之误。邓纯丰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邓奕潜。李亮卿即为李镛之三子李道洋。

吴虞还为李镛之家的《李氏诗词》题诗：

潜闲琴书与俗辞，井春夫婉并人师。
高风为续梁鸿传，五噫愁吟过阙诗。
老子婆娑岁月赊，闲将道眼阅繁华。
封胡羯未俱风雅，更美班徐聚一家。
石帚声付付小红，玉津清响白云中。
青绫障底春如海，漱玉词人拜下风。
大隐东方忆昔时，文章经国几人知。
万重桑海勿勿甚，黄绢长留绝妙辞。

自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起，退休后的李镛退出“万重桑海”，开始了“大隐东方”“潜闲琴书”的生活。

文字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李镛自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卸任南溪知县，从此定居成都。他结交各类朋友甚多，包括其时名噪西蜀的“五老七贤”。

《益州书画录·附录·宦游》云：“王永言，号咏斋，字东生。县籍不详。工小篆，能诗。与李浣云、邓奕潜交情甚笃，诗酒唱酬，几无虚日。”王永言乃李镛挚友李道江之岳父，邓奕潜则为李道江之岳父。邓奕潜是江苏无锡人，官蜀已久。他不仅擅长诗画，而且精通围棋。与鲍鼎、王存善、黄绍箕并列为清末民初四大围棋棋谱编撰家，其编撰的《奕斋奇集谱》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围棋汇编，也是他若干围棋书之代表。

李镛结交名士，尽管多是传统保守的朋友，可是他也不排斥“另类人物”。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将吴虞，李镛父子几人与他诗词来往，过从甚密。《吴虞日记》中记叙着他与李镛父子的密切来往：

（丁巳一九一七年二月）十日星期（期）六晴。是日晤方和斋、李浣云、邓雨人、邹怀西、杨宝森、熊菊人、邓纯丰、钱叔元，谢保生诸人，碧秀演《拐魁》、《挡幽》、《桂香阁》三出，得赏二十六元，余亦賞梨园四元故也。

（丁巳一九一七年三月）四日星期（日）发玉叔、安澜信及词（前一日作《望乡人调》），并索方和斋、李浣云、李亮卿和。

（戊午一九一八年三月）二十八日星期（四）十六晴 折订《悼亡诗》。令老王送余啸风、刘培之、胡安澜、张星平、胡玉淑、胡玉津、杜柴扉、何雨辰、方鹤叟、李浣云、李澄波、唐特风、江子愚、张梦余、孙少荆、张幼鉴、王云裳、康千里处《悼亡诗》。

日记中多次提到的“方鹤叟”即是成都昔日著名的“五老七贤”之首方和斋，“方鹤”为“方鹤叟”之误。邓纯丰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邓奕潜。李亮卿即为李镛之三子李道洋。

吴虞还为李镛之家的《李氏诗词》题诗：

潜闲琴书与俗辞，井春夫婉并人师。
高风为续梁鸿传，五噫愁吟过阙诗。
老子婆娑岁月赊，闲将道眼阅繁华。
封胡羯未俱风雅，更美班徐聚一家。
石帚声付付小红，玉津清响白云中。
青绫障底春如海，漱玉词人拜下风。
大隐东方忆昔时，文章经国几人知。
万重桑海勿勿甚，黄绢长留绝妙辞。

自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起，退休后的李镛退出“万重桑海”，开始了“大隐东方”“潜闲琴书”的生活。

文字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万重桑海潜闲琴书

南溪知县李镛逸事

李斧



李镛，号浣云，虽然生于四川，但因籍贯浙江嘉兴，按清制不得在四川科考。所以只能在故乡嘉兴捐得监生，候选县丞。候补知县出身。历任南部、宜宾、南溪知县。其中在南溪前后两任，将近十年。在这时候补官员多如牛毛，知县通常只任一两年的常例下，也算是破格了。卸任后回成都定居。关于他的生平，其三子李道洋曾著《先府君行略》，借佚已久。这里只讲述他的几个小故事。

兴办教育 南溪学子中解元

兴办教育的资金，长期以来除了府县学师能从财政“养廉奉银”中得到少量拨款外，主要经费来自各种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千奇百怪。致使“贫士以为诟病，师儒因之失尊，川中官绅久知其弊”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南溪知县李镛奉上安抚札，实行改革，举办学田。他召开“县人会议”，借鉴“邻封江安和富顺两县办法，按祖穗捐折银呈檄”，明确规定本县居民“止捐一次，后不再收”，外地“寄籍外籍（或）无业官绅商贾自愿捐者，又添收猪鬃，每支百文。一矣置业，租息数用，即行停止”；随即在十多个乡镇设置农业学田。从此教育经费来源稳定，局面一改。

经费解决后，师资人才是关键。南溪自古人文杰地灵，晚清名家甚多。除了包汝谐一族昆仲数人外，还有其师曾璧光一族。曾氏最出名当是曾鹤龄，曾在户部郎中任上对晚清发出“安不忘危，外宁内忧”的呐喊之声；名士陈科殿“少工制艺，才思敏捷。每制文周，庭行三百步，操笔立成”，乡试中举后“七赴礼闱，不第”，仍刻苦攻读，努力不懈，为人清高耿直。李镛对其十分重视，全力延揽不果。“李镛幕友盛（《县志》原文误做胜）伯庚语人曰：县尊以礼为罗，罗南士（南溪名士之简称）几罄。惟陈君清介拔俗，如云间翔鹤，非俗网所能胃罢也。”这也是一段趣事。

李镛任职期间南溪学子表现不凡，其中曾继光先中解元（乡试第一），继中进士。他是南溪光绪年间高中的唯一进士。



王宸《寒林图》局部

李镛对教育非常重视，特地撰文《兴办教育，南溪学子中解元》。

李镛对教育非常重视，特地撰文《兴办教育，南溪学子中解元》。